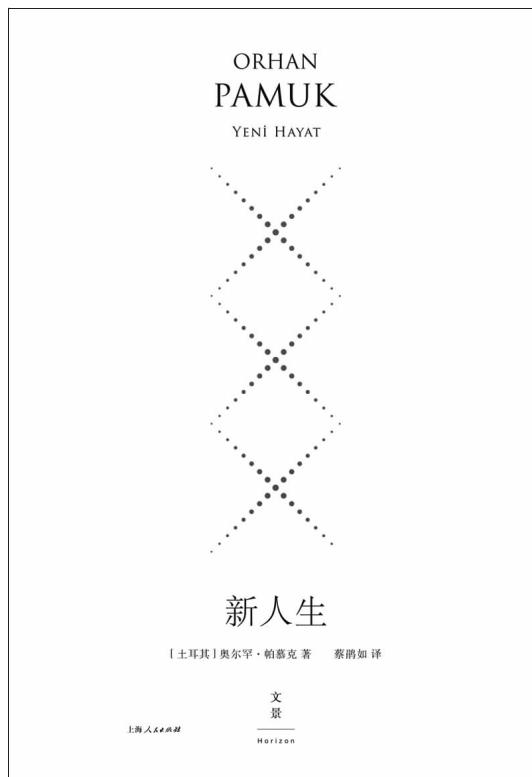


我们和妙医师全家一起吃饭



著者: [土耳其] 奥尔罕·帕慕克
译者: 蔡鹏如
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.10

内容简介

某日，男主人公奥斯曼读了一本奇特的书，受到强烈震撼，决定告别过去熟悉的生活，并与家庭决裂，追寻书中的“新人生”。他爱上了女孩嘉娜，又目睹情敌穆罕默德遭人刺杀。他在和嘉娜一起不断搭公交车漫游的旅途中，遭遇了车祸。他和女孩在车祸中盗取了另一对死者的证件，从此获得了新的身份。但事实上，这一切只是男主人公的梦想和幻觉，是因为他不愿意延续过去、不愿意接受被安排的人生。穆罕默德和奥斯曼其实是同一个人。当他步入中年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某天他突然发现，自己并不想告别过去的人生。



作者简介

奥尔罕·帕慕克
(Orhan Pamuk, 1952—)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。生于伊斯坦布尔，自幼学画，大学主修建筑，后从文。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授奖词称：“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，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。”他的作品已经被译为60多种语言出版。

前往妙医师住所的路上，嘉娜坐在那辆有尾翼的1961年的雪佛兰轿车后座，手里急地挥舞着一份《古铎邮报》，像个桀骜不驯的西班牙公主；而我则坐在前座，仔细望着鬼魅般的村落、破烂不堪的桥梁和乏味无趣的小镇。我们的司机身上透着OPA牌刮胡皂的气味，话不多。听收音机时，他喜欢在各电台间转来转去，把相同的新闻和相互矛盾的天气预报反复听上很多遍。安纳托利亚中部可能下雨，可能不会；热爱琴海的部分地区也许有局部大雨，或者是多云的天气，或者晴天。我们在局部多云的天空下旅行了六小时，经历了海盗电影和神话故事里才有的恐怖骤雨。当雪佛兰的车顶遭到最后一场暴雨无情地狂敲猛打之后，我们骤然发现，自己身在一处景色完全不同、如童话中的场景那样美丽的地方。

挡风玻璃上的雨刷终于不再有气无力地摆动。这个呈几何图形的土地上，阳光灿烂闪耀，骄阳照在左侧车窗的通风口上。多么清澄、明亮、安宁祥和的国度啊，对我们尽吐你的秘密吧！叶片上挂着雨滴的树木是活生生的树。在我们行经的小径上穿梭飞舞的鸟儿和蝴蝶，平静又泰然自若，没有一头撞上挡风玻璃的意图。我很想问，住在童话书里的巨人，到底藏匿在这个世外桃源的哪个角落？粉红色小矮人和紫衣女巫，究竟躲在哪棵树背后？当我正打算指出这里没有任何标志、任何字样均付之阙如之际，闪烁着光亮的高速公路上，一辆保险杠上贴着“想清楚再过”贴纸的卡车平稳地驶过。我们行经一座小镇，接着左转，驶入一条碎石路，攀上山丘。日暮前，我们又经过一两处破败的村落，瞥见一座座阴暗的森林，然后汽车终于在妙医师的住所前停下。

妙医师的家是木制房屋，看起来很像那种改装成小旅馆的乡下房舍。如果原本居住的家庭因为死亡、遭遇不幸或搬走而消失无踪，空出来的房舍就会被改装为旅馆，通常叫做“迎宾宫”“天国之殿”“欢乐宫廷”或“舒适寝宫”，诸如此类。不过这里没有当地消防车的踪影，也没有沾满灰尘的拖拉机，或名为“小城烧烤”之类的餐馆。这里，只有孤寂。这幢房子的楼上只有四扇窗户，而非同型房屋的六个。第三个窗内的橙色灯光，照射在屋前三棵法国梧桐较低矮的枝干上。桑树的轮廓在黑暗中隐隐可见。窗帘

内有动静，一扇窗户砰砰作响，然后是脚步和门铃声，有个人影移动，门开了。出来迎接我们的，是妙医师本人。

他身材很高，相貌堂堂，戴着眼镜，六十五至七十出头。他的脸没有特殊之处，或许你稍后回到住处便会忘记他到底有没有戴眼镜，就像你甚至不记得某个熟人有没有留胡子一样。他的仪表风度极佳。后来回到房里，嘉娜说：“我好怕。”但看起来，她的好奇心似乎比恐惧多一些。

我和妙医师全家一起在一长桌的餐桌上吃饭，煤油灯的光线把桌子拖出一道长长的阴影。他有三个女儿，最小的叫做玫瑰蕾，喜欢做梦，容易满足，年纪不小了，还没有出嫁。排行居中的叫做玫瑰贝拉，她与医生老公的关系，似乎比和父亲更亲近；她的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，呼吸声大得吵死人。美丽的玫瑰蒙德是妙医师最大的女儿，有两个家教非常好的女儿，分别是六岁和七岁；从两个女孩的谈话中我得知，她已经离婚一阵子了。至于这三位玫瑰姐妹花的母亲，是个个子矮小但性情乖张的女人，她的眼神和举止都在告诉你：给我小心点，要敢不如我的意，我就哭给你看。

餐桌末端坐着一位城里来的律师——我没听清楚是哪一个城市——他说了一个关于土地纠纷的故事，内容围绕党派、政治、贿赂和死亡打转。妙医师满心期待，很好奇地听着，眼神一方面对律师表达称许之意，同时对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。妙医师的态度让律师相当高兴。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，他和这里的许多长者一样，自己在迟暮之年，能见证这个有权势又受尊敬的大家族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令他感到十分欢喜。我不清楚老头儿和这家人的关系，他摆在餐盘边的电晶体收音机，让他增添了几分喜悦。他好多次附耳凑近收音机——或许是听力不太好——然后微笑着转向我和妙医师，露出满嘴的假牙说道：“古铎那边没有什么消息！”接着他又自顾自地下结论：“医师喜欢讨论哲学，也喜欢像你这样年轻人。你实在太像他的儿子了，多么神奇啊！”

接下来是一阵漫长的沉默。我想那位母亲就快哭起来了，我也看到妙医师眼中闪过的怒火。餐厅外某处的一座老爷钟敲了九下，提醒我们光阴和人生多么短暂无常。

我缓缓地环视餐桌，开始有点明白了。在我们身处的宅邸中，这个房间与陈设、这些人和食物，正透出蛛丝马迹，暗示着曾有过的梦想、某段已被深埋的人生和无数追忆。在我与嘉娜于巴士上共度的那些长夜，当服务员因部分狂热乘客的坚持而把第二盘录像带塞进放映机之际，总有那么几分钟，我们会陷入疲倦又优柔寡断的恍惚当中，或者陷于强烈的踌躇与不知所措，放任自己投入某种游戏，对它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却又一知半解。当我们站在不同角度、占据不同的位置，重新体验那相同的时刻，我们觉得自己即将解开这个几何学谜题中隐晦而无法预料的秘密，也就是所谓人生；但是正当我们急于探究树木阴影、那个带枪男人的模糊影像、红艳艳的苹果、屏幕上的机械声响背后的深意，这才发现，天哪，我们早就看过这部电影了！

晚餐过后，这种相同的感受一直在我心头盘桓不去，我们听了半晌老头儿的收音机，播送的正是童年时期我绝不会错过的同一个广播剧节目。玫瑰蒙德端来属于过去年代的点心，银制糖果盒与雷夫奇叔叔家的一模一样，盒里装着狮牌椰子糖和新人生牌太妃糖。玫瑰贝拉送上咖啡，那位母亲问我们还需要什么。餐桌旁的桌子及架着镜子的橱柜上，立着几张全国各地都有售的浪漫情调照片。无论是喝咖啡还是为墙上的挂钟上发条时，妙医师都扮演着国家乐透彩票上模范家庭中优雅、慈爱的父亲角色。这种值得尊敬的高尚雅致，以及井然有序，不但美得无法以言语形容，而且灌注在屋内每件物品上，为其增光添色，例如周边镶着康乃馨及郁金香装饰花样的窗帘、旧式煤油炉，还有和自身散发的暗淡光线一样死气沉沉的煤油灯。妙医师牵着我的手，带我看墙上的气压计，要我在那个细致、精巧的水晶玻璃表面轻敲三下。我轻轻一敲，指针动了动，他摆出父亲的架势说道：“明天天气又要变坏了。”

气压计旁边挂着一张摆在大相框里的旧照片，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肖像，我们回房后嘉娜曾提起这张照片，不过当时我没多加注意。我就是那种不容易为感情所动、游戏人间、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人，看电影总是呼呼大睡，读书从来不求甚解，于是我问她相框里照片上的人是谁。

“穆罕默德。”嘉娜说道。我们拿着主人递来的煤油灯进房，两人在灯光下伫立着。“你还没弄懂吗？妙医师就是穆罕默德的父亲。”

我听见自己的脑袋里铿锵作响，那声音听起来活像会吃掉代币的烂公共电话。然后，所有事情都清楚了，我的愤怒多过了惊讶，我明白了黎明前的暴雨是什么含义。我们经历过太多这种事，当我们坐下来，看了一个钟头的电影，自以为知道其中奥妙，到头来才发现，整座影院只有我们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笨蛋，因而恼羞成怒。

“所以，他的另一个名字是？”

“纳希特。”她边说边心照不宣地点头，像个深信占星术奥妙的人，“它的意思是一颗夜间的星星，也就是金星。”

我正想说，如果叫那样的名字，还配上那样的父亲，我也想要换个身份，这时我发现嘉娜泪如泉涌。

我甚至不愿再回想那一夜的一切。嘉娜为了化名纳希特的穆罕默德哭泣，我的任务就是安慰她，或许这样不算太难。不过，我的最低限度还是要提醒嘉娜，我们早就知道，其实穆罕默德—纳希特并未死于交通事故，他只是让情况看来如此。我们确信，曾看见穆罕默德在大草原中心地带的奇妙街道上漫步，而且他或许已

经凭借从书中得来的智慧，让自己转移到另一个可能存在新人生的绝妙国度。

即使嘉娜比我更坚信这种说法，但焦虑不安仍在我那位哀痛的美人的心中掀起巨波大浪；我被迫详细对她解释为何我认为，我们是正确的。你瞧！我们是如何全身而退，逃出商人大会；想想看，我们是如何追随内心因巧合而生的推理能力，最后找到了这座房舍；我们追访的目标曾在这里度过童年，这间屋子充斥着他留下的形迹。能够感觉出我语调中讥嘲之意的读者，或许也能察觉到，我这才真正清醒地发现，那侵扰我五脏六腑、照亮我灵魂的迷人魔力——我该如何处置它？——已经改变了方向。只是因为穆罕默德—纳希特被认为已经死亡，嘉娜就哀伤逾恒，而我则苦恼失望，因为现在我明白，我们的巴士之旅永远不会像过去一样了。

与玫瑰三姐妹共享一顿有面包、蜂蜜、意大利乡村奶酪和茶的早餐之后，我们在二楼看见一个类似博物馆的房间。这是妙医师为了纪念他的第四个孩子，也是唯一的儿子所设，那个孩子在一场巴士车祸中丧生。“我父亲希望你们能看看这里。”玫瑰蒙德说，非常轻易地把一个大钥匙插入细小的锁孔中。

门启处，是一片不可思议的寂静。屋里弥漫着旧杂志、旧报纸的怪味。微弱的光线从窗帘渗入屋内。纳希特的床和床罩都绣着花朵图样。墙上的相框里，陈列着穆罕默德的童年、青少年等纳希特时期的旧照。在不可思议、难以抗拒的冲动驱使下，我的心狂烈地怦怦跳动。玫瑰蒙德指着纳希特的小学和中学成绩单，还有优等生证书，轻声细语地说，所有科目都是A。屋里摆着小纳希特那双仍沾满泥巴的足球鞋及他的背带裤，还有一只从安卡拉一家叫“黄水仙”的商店订购的日本万花筒。这个灯光昏暗的房间，摆设与我小时候大同小异，让我不禁直打哆嗦。玫瑰蒙德拉开窗帘时轻声说道，她的宝贝弟弟就读医学院期间，只要在家就经常整夜不睡，边读书边抽烟；到了早上他则打开窗户，凝神望着桑树。听到这番话，我思及嘉娜曾提起的那种恐惧感，现在感同身受。

屋内一片死寂。然后，嘉娜问起那段时期纳希特究竟看了哪些书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大姐透出些许不确定和犹豫。“家父认为，那些书不适合放在房子里。”她说着，露出微笑，仿佛在安慰自己，“不过你们可以看看这些，这都是他童年时看的书。”

她指向床边的书架，满柜子儿童杂志和漫画。我实在不想靠近书架，因为不愿意把自己和这个阅读过同样书刊的人视为一体，而且，置身这样一座令人心碎、沮丧的博物馆，我怕嘉娜会情绪失控，放声大哭。但是，当我的手自动伸出，触摸到其中一本杂志的封面图案时，心中的抗拒荡然无存。那些杂志被妥善地捆好，书脊虽然褪色，但看起来非常眼熟。

封面图案是一个单手紧紧抱住粗壮树干的十二岁男孩，树上的叶片描绘得煞费苦心，但因印刷相当粗劣，绿色漾出了叶片的轮廓；男孩另一只手用力抓着一个年纪相仿的金发男孩的手，在金发男孩即将坠入深不见底的峡谷之前，保住他的一条小命。两个小孩的脸上写满惊悚的神情。图画的背景是灰、蓝两色描绘的美国大西部荒野风光，一只秃鹰在天空盘旋，虎视眈眈等待惨剧发生，血溅八方。

我试探性地以童年时的音调，念出书名的每个音节：《尼比游内布拉斯加》。这本书是雷夫奇叔叔早年的力作之一。我草草翻阅着连环画，回想书页中上演的冒险故事。